



梅庆吉 主编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顾同 马蹄疾

朱武 黄信



梅寄鹤

【民国】

古本水浒传

出版社

【民国】

梅寄鹤

古本水浒传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替天行道，再展绿林雄风
剪丑除恶，告慰水泊英灵
重整旗鼓，又创一番业绩
浓绘轻描，直叫鬼泣天惊



ISBN 7-207-03551-9



9 787207 035516 >

ISBN7-207-03551-9/1·573

定价:297.00元(全书十四册)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古本水浒传

(明)梅寄鹤 著
宋曙光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观仁 李春兰
封面设计：杨群 李栋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古本水浒传
Guben Shuihuzhuan

(明)梅寄鹤 著

梅庆吉 主编 宋曙光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科技导报印刷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1¹²/₁₆·插页 2
字数:270 000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3 000

ISBN 7-207-03551-9/I·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:297.00元

《古本水浒传》

出版说明

1933年8月20日上海中西书局出版了一本《一百廿回古本水浒》，据为该书作序的梅寄鹤声称，他从澄江梅芝春手中得到了这本珍贵的“古本”《水浒》，是施耐庵所著最完整的本子。但学术界一致认为，这些都是梅寄鹤伪造的。这个本子，前七十回与金批本全同，后五十回为梅寄鹤所著，实际上是《水浒传》的一部续书。因此，我们这里只选了后五十回，其他可阅读金批本。

这部作品没有梁山英雄受招安的内容，其思想倾向与前七十回一脉相承，写梁山英雄除暴安良，劫富济贫，替天行道。小说最后写梁山英雄大败官军，正在举行庆功宴会，忽然霹雳一声，雷轰石碣，结束全书。

这次整理出版，依据上海中西书局1933年版本。

目 录

- 第七十一回 及时雨论功让马 (1)
青眼虎奉命筑亭
- 第七十二回 丁九郎真诚款客 (7)
段孔目假话欺人
- 第七十三回 燕青失陷大名城 (14)
史进气走玄通观
- 第七十四回 九纹龙大闹黑风冈 (21)
玉麒麟亲下梁山泊
- 第七十五回 高冲汉中枪殒命 (29)
栾廷玉奉召兴兵
- 第七十六回 刘唐索超同被擒 (37)
李逵关胜双中箭
- 第七十七回 黑旋风劫寨遇张清 (44)
宋公明诡言斩孙立
- 第七十八回 布疑阵叫反出林龙 (52)
设奇谋大败栾廷玉
- 第七十九回 郓州城刁奴陷主 (60)
梁山泊义仆鸣冤
- 第八十回 忠义堂点将分兵 (67)
郓州府反牢劫狱

- 第八十一回 碎剗衙内李应报仇 (75)
撞破头颅韩忠殉主
- 第八十二回 林教头病卧梁山泊 (81)
花和尚误走富安庄
- 第八十三回 富太公有意擒僧 (88)
鲁智深无心遇盗
- 第八十四回 除强暴火烧截云岭 (95)
报冤仇屠洗富安庄
- 第八十五回 朱笏山英雄设计 (102)
沂州府恶少亡身
- 第八十六回 闻统制大战朱笏山 (110)
高太守生还沂州府
-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梦入东京 (117)
公孙胜神游北岳
- 第八十八回 白虎神劫粮捉周通 (124)
黄龙道斗法败樊瑞
- 第八十九回 入云龙破阵收吴角 (131)
黑旋风避席斗阎光
- 第九十回 混江龙重临旧地 (138)
分水犀追诉前情
- 第九十一回 揭阳岭李俊祭亡灵 (146)
黄流村穆弘遭警变
- 第九十二回 癞头鼋乡里逞豪强 (153)
油签子山村传密信

- 第九十三回 没遮拦诛鄆都黑煞 (159)
 癞头鼋斗浪里白条
- 第九十四回 小孤山李俊报仇 (169)
 定陶县刁椿遇害
- 第九十五回 无毛蟹冤陷定陶城 (177)
 活阎罗独下梁山泊
- 第九十六回 七雄大破定陶城 (184)
 二阮误走金乡县
- 第九十七回 飞毛腿水泊请徐宁 (191)
 金枪手阵前擒吕振
- 第九十八回 说人情收降九头鸟 (198)
 看榜文激恼黑旋风
- 第九十九回 黄蜂岭病关索扬威 (204)
 九里墩拼命三除害
- 第一百回 天彗星夜半降妖 (211)
 云庄主日中留客
- 第一百一回 二英雄血溅云家庄 (219)
 一都监败退黄蜂岭
- 第一百二回 项充李衮双告急 (228)
 宋江吴用各分兵
- 第一百三回 闻统制威镇兖州府 (235)
 小张良智败宋公明
- 第一百四回 云峰谷三雄求药 (242)
 纯阳宫一道逞强

- 第一百五回 金眼彪火烧纯阳宫 (249)
武行者大闹曾家店
- 第一百六回 宋公明疆场斗武 (256)
兖州府黑夜鏖兵
- 第一百七回 徐宁怒斩九头鸟 (263)
宋江智斗小张良
- 第一百八回 宋公明乘夜破兖州 (271)
贾居信遭擒死水泊
- 第一百九回 朱军师计破鸡鸣山 (279)
武行者力斩赛存孝
- 第一百十回 李逵大闹天齐庙 (285)
戴宗失陷泰安州
- 第一百十一回 燕浪子奇谋劫牢狱 (291)
孙道人遁甲退追兵
- 第一百十二回 宋江智败铁方梁 (297)
关胜计取泰安府
- 第一百十三回 黑旋风偷割温太守 (304)
鲁智深大闹凤凰村
- 第一百十四回 青草坡巧逢张老实 (311)
红花峪遁走过天星
- 第一百十五回 众好汉火烧双龙寺 (318)
一将军大战灵鸡峰
- 第一百十六回 林冲怒打丰田镇 (325)
宋江兵袭寇州城

-
- 第一百十七回 公孙胜斗法斩邱玄 (333)
呼延灼赚城捉高让
- 第一百十八回 宋公明智伏周谨 (340)
豹子头力诛洪彦
- 第一百十九回 纪安邦拜将兴师 (349)
宋公明分兵破阵
- 第一百二十回 玄女宫神摄天书 (361)
梁山泊雷轰石碣

第七十一回 及时雨论功让马 青眼虎奉命筑亭

话说卢俊义当夜归卧帐中，得一恶梦。次日天明起身，回思夜来梦兆，索解不得，心中好生蹊跷，便独自走出去，到右边房舍内寻浪子燕青。二人见面，卢俊义便细诉梦中情景，只说：“这个怕不是好兆头。”他素知燕青心机灵巧，过人一等，管会圆解出此中奥妙来，到底是凶是吉。不想燕青听了，只是摇头，一半分儿也不省得。沉吟了一回子，便道：“石三郎好机警，我们且访他去。”卢俊义说：“好。”一同走出房舍，径来西山关上。石秀正在那里坐地，见了二人，含笑起身相迎。当下彼此坐定。燕青就诉说梦兆，求他推详。石秀道：“小乙哥休取笑，你为人恁地聪明，兀自不解，如何我倒省得？”三人正没理会处，只见杨雄走入来，便问何事。石秀告知大概。随问：“哥哥理会么？”杨雄连说：“不懂。我是粗人，如何会圆梦。”正说话间，但听“咚隆隆”一片鼓声响，响了一回却停，停又了响，如是一连三次。这便是梁山泊的聚将鼓。原来山泊中自晁盖死后，宋江坐了头把交椅，定下一例：在忠义堂上架起两面大鼓，伤人把守。如遇商议紧急事务，便命擂鼓三通；四山头领闻得鼓响，自会一个个赶将来，都在忠义堂上叙集。且说四人当下听得鼓声，不知甚事，一齐起身望忠义堂来。杨雄道：“只也巧事，员外可把梦兆说出，看谁

人解得？”石秀摇手说道：“休说此话。这是个妖梦，如何可在人前直说？”卢俊义说“是”。就把此事撇在肚里，没曾告诉别人。

一行四人同到忠义堂，只见高高矮矮，堂上边人已挤满，便各就自己座次坐了。只见宋江开言说道：“小可今日请众位兄弟到此，有两件事要说。”说着，把手一招，那预先立在阶下的马夫，就牵过那匹照夜玉狮子来。宋江指着道：“这马，兄弟们都知道，这是段兄弟从大金国取将来，本待送与晁天王哥哥乘坐的。可恨曾头市妄启争端，强将此马夺去。天王哥哥一怒下山，因此丧命，掀起了几场恶斗。幸仗天王哥哥在天之灵，卢员外与众兄弟戮力同心，卒将良马夺回，恶贼史文恭正法，报复了这大冤仇，如何不喜！宋江想来，若论起这场大功劳，端的卢员外第一，如何不把此马让他？也见我山寨赏罚必信，功过分明。”吴用道：“前日小生也曾想得，都因夹杂东平、东昌两处之事，遂把此马搁过了。”卢俊义不待他人开口，慌忙起身声喏道：“卢某不当，量此微功谁都干得，何敢受此重赏！哥哥为一寨之主，理合乘此好马。若说让与卢某，宁死不敢拜领！”宋江道：“员外太谦了。自古说的：宝刀赠侠士，红粉送佳人。宋江出身郓城小吏，文不能安邦定国，武不能斩将搴旗，微贱之躯，忝居尊位，已出非分，常自汗颜。员外乃河北英雄，人中豪杰，文精武熟，弓马高强，此马归了员外，事得其主，不致埋没良驹。愿员外速领此马，勿再推让。”卢俊义那里肯受，竟至拜倒地上，不肯起身。此刻一个是让，一个推辞，两傍的人都呆了，没有话说。只见黑旋风李逵闯出座位，叫将起来道：“我不曾见恁般鸟客气，头疼死我也！一头瘟畜生，好歹只吃得一顿肉，直恁推让！卢员外认真不要，就是你的，只管推来让去假甚鸟！恼得我性起，一斧劈了这畜生，你们可没甚鸟让！”宋江喝道：“黑厮懂得甚事，又来多嘴！快闭口，否则就砍掉你的头！”李逵才撇着嘴退去，却又闪出活阎罗阮小七，叫声：“公明哥哥，李大哥说话也爽直，你又何必推让。”随后林冲、杨志等一齐

附和,都说:“小七哥所言甚是。既然卢员外不肯受领,哥哥何必多让。”宋江方才说道:“恁般说时,宋江只得有占此马了。”那时阶下的马夫,听了此话,便把马带了去;卢俊义也起身复归座次。宋江又说第二件:“我们山寨近来十分兴旺,聚集得一百八位生死弟兄,患难相扶,富贵与共,同心同德,没一个背义之人,可真难得。但若非上天显应,石碣留名,我们还不知星辰会合,前身都是罡煞应化,却来此间聚义。这个石碣,如何不把来安置一个去处,常存儆惕,仰答上苍,永保守此‘忠义’二字?”青面兽杨志说道:“恁地,须想个安置方法。但洒家是个粗汉,这些全不省得,只请哥哥自主。”宋江道:“且问军师吴加亮先生,定能理会。”吴用便道:“只也易办,可择山南清旷之地,命李云监工筑造一亭,就叫他做石碣亭。将石碣正供中央,承以宝座,饰以朱彩,傍设蜡台香炉,一应祭器,委派人员在亭司理。嗣后每逢月朔,众弟兄可自往拈香致敬,以格天庥。只这么办好?”吴用说罢,没一个不道军师高见,堂上一片声叫好,各自散去。

宋江便命青眼虎李云总司筑造,监督工程,限日完竣。李云奉命,便去山南相度基地,备办砖瓦木料,召集工匠人夫。山寨里缺了那一件,不上数天,早已一应齐备,克日兴工。李云监督着工匠人等,只顾出力筑造,那个敢怠了工。待到限满之日,已把一座亭子造得完整,便来宋江前禀报落成。宋江大喜,便同吴用、公孙胜前来观看。但见这亭子宏敞高壮,金碧辉煌,外表庄严,内部整洁,果然好一座石碣亭,十分合意。宋江看过工程,便选个吉日良辰,备办下猪羊醴酒、香花果品,那日率领了众弟兄,齐进这亭子里来行一个落成礼,祭告天地神明。只见亭中灯烛荧煌,香烟缭绕,踉踉跄跄,列着一百八筹英雄好汉,尽都衣冠济楚,恭敬拈香,一派清静肃穆,全没些儿强盗气象。

话休烦絮。只说有一个朔辰,宋武同公孙胜来亭中拈香既毕,

在内慢慢地趲着，且趲且看，把四边看个详尽。二人看到那里，公孙胜忽然省起一事，便对朱武说道：“这亭子筑造得极好。但我看来，还嫌少了一样装饰，这般粉白地的四壁，要加上点画才好。”朱武便问：“壁上画甚么才配？”公孙胜伸出一个指头，指着说道：“这四壁须画十大天君、五方神将，衬着诸天星斗，才行贴合这个石碣，这亭子便越显得庄严。”朱武道：“说得极是！可惜山寨里没有高手画匠。史大郎从前在少华山时，救了一个画匠王义，听说此人画的极好，自从一去，不知下落。若还在北京大名府时，访他来却也容易。只怕不在那里，可就难觅了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说道王义名字，俺也省起，且去告诉公明哥哥，再做商量。”二人走出石碣亭，一同来见宋江，恰巧吴用、卢俊义、燕青都在那里。公孙胜便告个原由，说要装画石碣亭四壁。宋江、吴用等都说好。朱武只说：“要寻王义来画，最好访得此人。将来装画亭中四壁，管教大有可观。”宋江便问卢俊义道：“员外昔日在大名府时，曾知有此人否？”卢俊义还没回答，燕青说道：“大名府确有此人，人称高手画匠，只是不曾见过。”宋江对吴用说道：“且差个能干之人，却去大名府走访一遭。”说罢，便欲教史进前去。吴用道：“不可，史大郎性情欠稳，却怕生事，如何可使他单身下山？须得个精明机变的伴当方好。”吴用说时，两眼斜睨到燕青身上。燕青是个乖巧的人，一见这模样，心上已自明白，便问吴用道：“军师，我和史大郎做伴可好？”宋江接口道：“若个百伶百俐之人，怎的不好！只是前番大名城事情闹得太大，小乙哥又是个面熟的，如何去得？”燕青道：“怕甚的，改扮了就行。”宋江大喜，立召史进到来告说一番。史进只说：“小事，俺尽理会得。”便和燕青别过众人，自去打点行程。

次日，史进、燕青各自打扮，拴缚了包裹，藏好银两，换上八搭麻鞋，挎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扮做赶路的样子，谁也识不透他们是梁山泊的好汉。燕青又把荷叶水抹脸，抹得黄黄地，左颊上贴个大膏

药，把真面目隐去一半。二人装扮毕，便来辞行。宋江分付：“此去须当谨慎，勿露破绽，免得别生枝节。”二人领诺，下山而去。

于路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那一日直抵北京大名府，二人进得城来。燕青是个熟识的，但见城关如旧，街市已非，有几处尚留劫火残痕，不曾修复。燕青不暇细看，同史进只向冷落处所走，寻个清静的客店歇下。当晚，二人商议一番，却是燕青定下主张：“明日为始，按方向挨日去访问王义，此人若在大名，早晚总得有个下落。”史进叫好。次日，燕青同史进往东关一带，直访问了一天，却访不到王义的踪影。第二天、第三天出去一天，到晚仍没消息。连访了五七天，二人心里早就懒了，便商量再勾留三天，如果仍旧没有下落，只得回山复命。

那日走到西关一条街上，史进厌倦了，拉燕青走入一家酒店，叫了两角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一大盘馒头，待吃饱了再走。燕青正吃，只见外面走入一人，七尺左右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颧高面赤，全身做公的打扮。进内拣个座子坐了，便叫酒来。燕青一见此人，觉得好生面善，暗里一惊，便欲吃了就走。怎奈史进酒落肚中，越吃越有味，不住口叫添酒。燕青何等人，一面吃酒，一面留心。但见那人常在偷睃他，真有些不尴尬，便催促史进：“快吃，我们有事，且去勾当了再说。”好容易催史进吃罢，算了帐，离了酒店。史进且走，埋怨道：“俺正吃得有兴，却被你催逼走了，滋味没回到，落得半肚皮的闷气。俺又不是眼瞎的，一个公人罢了，怕他鸟的，你却……”燕青怕他多事，连忙承个不是，用话叉开。二人没兴儿再走，径自回归客店。

上灯过后，正在房中坐地，忽一人闪将人来，望着燕青纳头便拜。燕青看时，来者非别，正是酒店内遇见的那人，只全身衣服尽都换掉，不是公人打扮了。那人拜罢起来，捱到燕青身畔，低叫一声：“小官人，你害我想得好苦也！你如何又到这里来？”燕青一时呆了，

回答不出甚么。不是此人到来，燕青、史进怎会闯出一场大祸。正是：待欲隐藏偏露迹，似曾相识却追踪。毕竟来者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丁九郎真诚款客 段孔目假话欺人

话说那人贴近燕青身傍，低声只说得两句话，燕青呆了。史进一见这般行径，猜详不出，肚里直自闷杀，也不动问，且看他作甚的。燕青当下在灯光底下，把那人仔细端详一过，起身来，将房门轻轻掩上，把着那人的手臂问道：“你不是丁九郎么？缘何却来此地？”便叫他坐了好说话。丁九郎那里肯，只说：“当着小官人前，小人理该侍立。”燕青说了几遍，丁九郎才行坐下，说道：“官人容告：日间小人在酒店内吃酒，一眼就觑见你，觉得好生面熟，仔细一想，这不是我那好人燕小官人！但往日小官人是好相貌，天生白净面皮，脸上一没有疤，二没有癍，今番变了，脸色黄黄地，又加上这个大膏药，看来又不对，敢是错认了人？后来官人拍馒头吃，无意中露出臂上花绣，吃我偷眼觑见，才决定这个真是我那好人。”史进听得不耐，便道：“你说这话，既是你的好人，如何不来招呼？”丁九郎道：“你这爷，酒店里人多，小人当时怎敢声唤。”史进点头，燕青无话。“待你们走出店去，小人也就起身，远远地跟着。是你们走人这里来，小人认清了自去。待得天晚，换上这身衣服，却来厮见。”史进道：“恁地，俺倒错怪你也！”丁九郎笑说：“不敢！请问小官人，人说你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很安乐。如何又来这地？这位爷是谁？”燕青